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固执的年华阴霾，如同顽强的杂草  
滋生在岁月无休无止的浩瀚荒芜中

张成/著

路在延伸，参差不齐  
很多人，涌入人流，演绎繁华  
也许内心，茕茕孤立

带着过去，最深刻的记忆  
带着心灵，最诚挚的信仰  
或南，或北，或东，或西

# 山的那一头



张成 (910) 目 录 张成 著

张成 (910) 目 录 张成 著

张成 (910) 目 录 张成 著

张成 (910) 目 录 张成 著

张成 (910) 目 录 张成 著

张成 (910) 目 录 张成 著

# 山的那一头

张 成/著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 作者简介

# 张成

1987年12月出生，家住湖北省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九组。自幼家贫，体弱多病，但酷爱文学，博览群书。13岁时因早期尿毒症辍学，从此备受病痛折磨，同年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故事等文学作品三百多篇（首），七十余万字，获各类征文奖项四十余次。2007年曾当选“感动竹山十大人物”，2008年加入湖北省十堰市作家协会。



## 山的那一头

马小枝站在门前的大青石上，遥望着不远处的小山，心里在想：山的那一头，是什么？马小枝前后左右望了一圈，全是山。群山阻断了马小枝的思绪。

这不怪马小枝，长到十三岁，她还从来没有到山外边看过呢！

马家镇窝在山窝里，四周全是山，那些山围起来，像口大锅，紧紧包围着它。倘若天上加个盖，估计连门都不会开。马家镇再怎么折腾，也跳不出锅了。而马小枝所在的磨盘村，正临锅的东边，东面都被锅上的锅盖给围住了，西北又被两座小山给围住了，是锅中锅。倘若天上真的加了盖，磨盘村是被盖得最严实的地方了。

每天一抬头，看到了除了山还是山，除非你昂着头，这样看到的蓝天。马小枝对山已经到了极点，再也跟山较上了劲儿，每天早上起床上学，必定先扭扭腰抬头，看看天，然后才低

##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 序

罗维扬

张成，就是张成。“张成”，不时出现在张成的作品中。

张成作品中，有的人物就叫“张成”，那是张成的影子，抑或，就是张成自己。

2006年冬天，我到十堰市去养病，郁闷中，浏览当地的《秦楚网》，不经意在“论坛”里看到一篇散文，题为《独白四章》，读过之后，感到如同卢梭的《漫步遐想录》那样纯净、抒情。《漫步遐想录》的中文译者在序中说：“这部作品是他跟自己的心灵亲切交谈的产物，是对自己心灵的分析和解剖。”我以为，用这话来说张成的《独白四章》也是可以的。文末所署地址竟是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九组，我年轻时曾在竹山工作生活过近20年，到宝丰去过多次，因而感到亲切。这是个农民还是退休回乡居住的作家呢，能写出此种文字，我有些惊奇，便按文末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那边传来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我问你是张成吗？ he说是。我问你多大了，他说1987年12月出生的，19岁了。我问高中毕业了吗？他说初中未读完就辍学了。我问为什么不继续上学呢？他说，得了病，是早期尿毒症。我知道这种病是肾病，前景不妙，难以治愈，若发展至晚期，要根治就得换肾。器官移植，肾源难找；医药费要几十万元，钱从何来？我的心情沉重了。我又问，你读过卢梭的《漫步遐想录》吗？他说没读过。我问你读了些什么书呢？ he说是读网上的电子书。我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他说从13岁开始写作。我问你发表了些什么作品？他说在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我问你是怎么投稿的？ he说是从网上向报刊的

电子信箱投稿。

我感到，这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写作者，值得关注，便告诉了我的电子信箱，愿意同他在网上交流。

从此，我就时不时惦念起张成来。

我惦念中的张成，是个羸弱有病的又瘦又矮的孩子。

他在家乡的田野里劳作时，我担心他举不起锄头，挑不动担子；他在深圳打工时，我担心他一次次地推着比他还高的大轮胎倒下来压扁了他；他在武汉做保安时，我担心寻衅肇事者打伤了他；他在竹山住院时（我从《今日竹山》网的报道中上看到了张成），我担心他可能不久于人世，会夭折；他陷于失恋的痛苦时，我担心他会一时想不开，自杀；我给他发电邮说，失恋不是你一个人的痛苦，是整个人类的痛苦，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经历过，现在要你体验一次了。张成，你要活着，为中国文学活着，中国文学不能少了你！

2009年2月14日，惦念中的张成来到了我面前，是个小伙子了。我说不矮呀，他说我13岁时就这么高了，现在还是这么高。我问那是为什么，张成说，吃的药里有激素，据说抑制生长，而且造成骨质疏松，这辈子就这么高了。我仍然说不矮，不矮，要那么高干什么？是写作，又不是跟人打架。

张成环视我的书房，说好多书呀，好多我都没读过哩。我问你读了些啥书呢，他说读了七八百本，古今中外的名著，不是纸本书，而是从网上免费下载的电子书。他说，这次在深圳几个月，没有写作，又读了上百本书。我最担心的就是他只顾写作，不读书，现在看来，这个担心是不必要了。张成说，前几年，在没有书读的时候，就读词典，一本词典读了几个月。还说读过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张成是用心读书的，难怪他的文字是通畅的，清顺的。张成的文字是基本过了关的，可有些作家的文字并不过关呀。

张成属于80后。看了他一些发表了的和尚未发表的作品，感到他与通常所说的80后迥然不同，是个另类。他走的是现实主义道路，是蛰伏于底层的写作者，是草根中的草根儿。

张成是个苦孩子，他父亲2008年在贵州打工，因山洞塌方被埋在里面了。现在全靠他养活年迈多病的母亲。前年他肾病严重了，住院治疗，我托竹山县原教育局局长、我的朋友吴见星去看望他，后来他又到武汉治病，却不肯告诉我，说怕给我添麻烦。

张成被竹山县新闻办公室约请，采写防治艾滋病的报告文学；张成得到《武当文学》潘能军的扶持，一次发表他几篇作品；我的同龄文友江达介绍他加入十堰市作家协会，为他的采访提供了可以示人的小本本儿。

竹山、十堰的土壤和水分滋养着他，竹山、十堰的文友呵护着他。

我是半个竹山人，可对张成的穷、病、愁、才，是深深地感受到了。我想帮助张成，但能力有限，帮不上什么忙。作品都是他自己写的，发表作品都是他自己投稿的，我只是惦念而已，只是赏识而已。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作协铁凝主席伸出了援手，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他这本书，向读者推荐了张成。

正如鲁迅所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中说的“思想和金钱是相反的，愈是用出去，内容就愈丰饶；如果不发表，源泉便凋竭了”。我相信，这本书可以疏浚张成的源泉，是挽救了张成，甚至可以说是拯救一位可能夭折的天才。刘绍棠十三岁发表作品，被称为“神童”，张成也是十三岁发表作品的，我姑且称他一回天才，可否？

张成的作品并不土气，他的先锋性质，不同于一般80后的时髦，或前卫，他也没有所谓的小资情调。张成作品的纯净，凄美，空灵，反映社会生活也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年龄和阅历所限，难免幼稚。然而，“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鲁迅语）

这本《山的那一头》是好看的，丰富多彩的，充满情趣的，有的篇幅很引人入胜。

田野上劳作的农民，在城里干活的农民工，在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各行各业的文学青年，遇到这本书，不妨看看，会从中找到你们喜爱的篇章，会产生出些许共鸣。

若是张成有幸撞到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的“枪口”上，请您不妨浏览一番，说不定可以从中发现您认为的文学价值，甚至发现当今文坛所缺乏的什么。

张成刚进22岁，首先是活下去，种田或打工，维持着生计，然后才是文学。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又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切记，切记。

（本序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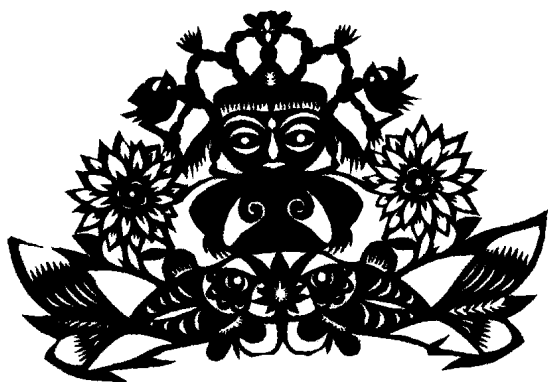
## 我的世间百态

|                 |     |
|-----------------|-----|
| 拜    佛 .....    | 209 |
| 吹牛也纳税 .....     | 211 |
| 心    事 .....    | 213 |
| 钓    鱼 .....    | 215 |
| 报    名 .....    | 218 |
| 黄手帕 .....       | 220 |
| 田野的稻草人 .....    | 222 |
| 都是咖啡惹的祸 .....   | 224 |
| 护    秋 .....    | 227 |
| 荒地里的元宝 .....    | 230 |
| 坚决不上当 .....     | 233 |
| 情人节,亲人节 .....   | 235 |
| 三大爷的猪 .....     | 237 |
| 书法家 .....       | 240 |
| 四支烟 .....       | 242 |
| 外    遇 .....    | 243 |
| 我要当儿子 .....     | 247 |
| 一棵树的价值 .....    | 249 |
| 一张钞票 .....      | 250 |
| 鱼    塘 .....    | 252 |
| 怕你心疼 .....      | 253 |
| 元    宝 .....    | 255 |
| 中    奖 .....    | 257 |
| 作家回乡 .....      | 258 |
| 最后的请求 .....     | 260 |
| 为爱转身 .....      | 262 |
| 雷雨之中 .....      | 264 |
| 真情秘方 .....      | 266 |
| 你是我爸爸 .....     | 268 |
| 窗口前的文明 .....    | 271 |
| 独白六章(代后记) ..... | 273 |



在我们的人生里，  
总有一些记忆构成生命  
的底色，泪水或欢笑都  
是抹上的颜色，就这样  
如影随形陪伴你的成  
长，而我生命的底  
色，在——

## 山的那一头





# 归

## 一

沉玉不知道是怎么注意到那片枯叶的。

那只是一片普普通通的枯叶，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冬日里，挂在一棵普普通通的老梧桐上。一般时候，他是不可能注意到它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又略略有些不同。路旁的人行道上，树木都被冬风剃光了脑袋，这片枯叶，算得上硕果仅存了。漫长的岁月，风干了它曾经丰满的枝叶和汁液，只留下了憔悴而虚弱的身躯，随风飘动，瑟瑟发抖。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你都能感觉到它的枯脆，感受到它的痛苦，这并不灿烂的阳光，就几乎可以将它剔透的身躯穿透了。

沉玉默默地盯着那片叶子，一动不动，仿佛年迈的僧人，打禅入定了一般。

车已经堵了半个多小时。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堵车是很正常的，倘若不堵反而显得不正常。可问题是这次堵得时间长了点。可他却依旧气定神闲，仿佛堵车根本与他无关，误了火车也不会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对那片枯叶的关注和关心，远远超过了对他自己的行程。

怎么还不走啊？爸爸，再不走，火车开了怎么办啊？孩子毕竟是孩子，这会儿已经摇头晃脑左顾右盼地不老实了，仿佛屁股底下坐着的不是舒适的坐垫，而是滚烫的烙铁。

别急，马上就会走了。沉玉定定地注视着那枯叶，轻声敷衍道。

火车开了我们怎么回老家啊？

放心吧，不会的！

了一夜车，正累着呢！去什么教堂啊？你自己要去就自己疯去，别累着我的好孙子！小宝，来，跟爷爷玩吧。到底是孩子，坐着难受，跟着奶奶站起来。走时回头看了看爷爷，伸出小手在他脸上拍了拍，安抚道，爷爷，你等会儿哦，回来我就跟你玩！

母亲牵着小宝的小手走出了家门。父亲看着他们逐渐模糊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母亲加入基督教已经四五年了，每周又是聚会又是礼拜的，父亲至今还是不能接受，说她不该丢下小卖部的生意。

父子俩低着头各自抽着烟，气氛很是沉闷。屋里很快就烟雾缭绕，父亲打趣道这里已经成了重度污染区。沉玉把自己带回来的高档烟给了父亲，父亲只抽了两口，就嫌没劲，又吧嗒起了自己的旱烟袋子。四周很静，父亲的咳嗽声传得很远很远。

儿，事已至此，你就别愁了，只当是舍财免灾吧！老半天之后，父亲一边在鞋帮上敲打着旱烟袋清理烟灰，一边说道。

除了认栽，还能怎样？沉玉叹了口气，眼睛灰蒙蒙的。

哎，这样才好，要不你哪舍得回家，让我们老两口子瞧瞧孙子哟？父亲的脸上竟然漾起了笑容，很知足的样子。

沉玉没有吭声。他侧眼看了看父亲，惭愧之情涌上心头，但随之而来的，还是耿耿于怀。连续几年奔波在外，没日没夜拼死拼活的，过年也没回家，以至于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儿子看爷爷奶奶的请求，可是这般劳累，到头来又落下什么呢？人财两空，人财两空而已！

沉玉又长吁一口气。父亲不再看儿子，眼睛望着远方，一脸淡然。你也别多想了，还是考虑考虑以后吧。我和你妈老了，帮不上你什么忙，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你自己随便，关键是别苦了我孙子。哎，你哥到现在还在城里四处漂着，一家三口颠沛流离；你妹刚下岗，又离了婚……你们兄弟姐妹都这样，这日子都是怎么过的呢？

说到这里，沉玉终于明白，自己这次回老家疗伤止痛的希望，怕是会彻底落空了。父母不是医生，即使是，最多也只是能给他简单地包扎一下伤口，没有能力清除里面的病变与毒瘤。他甚至不能像在医院那样，陷入伤痛的漩涡时，能够痛快地叫喊两句。

父子俩默默相对。半晌后，沉玉问明慧怎么样了，身体还好吧？父亲说，还好，他一直很好。沉玉说，明天我去看看他，走前带了两样素点心，给他捎去。

还是沁出了细密的汗珠。说是寺门，其实并不高大巍峨，与普通的民居院落差不多，如果没有门前的那座古老的香炉，以及墙上的匾额，很难想象那幢极其普通的砖房，是在三界之外的。

山门虚掩，里面隐约传来木鱼的敲击声和朗朗的诵经声。沉玉知道寺里只有明慧带着一个徒弟，有人前来是不能指望他们出来应门的，门上也就没有叩打门环，便轻手轻脚地直接推门而入了。

正是做功课的时间，明慧领着徒弟，专心致志地朗诵着，不知在学什么经卷。语速很快，听来如同天书。这两年沉玉去过不少寺庙，和它们相比，这里的条件实在简陋。就连做功课，也只能在所谓大殿将就着进行。如果要是个单位，要搞什么达标验收的话，肯定是连预审都通不过的。可明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靠自己 and 徒弟开垦的一小块地，外加村民居士们零星随意的供奉，心如止水地过了下来。

明慧双目微闭，仰头朝着门外，一副看破红尘目空一切的样子。沉玉想他一定已经看到自己了，但还是轻手轻脚地后退半步，不忍去打扰。明慧依旧身着灰蓝色的旧衲衣，随处可见缝补的痕迹，沉玉估计他也没有鲜亮的袈裟，因为印象中从未见他穿过。扫视了一番，屋里空空如也，顿生空虚之感。

狭窄的门缝切割出一条笔直的衲衣，偶尔也会闪过明慧微闭的眼睛，眼神投入、执著而平静，那神态让沉玉莫名其妙地联想起了柳宗元笔下的渔翁。天寒地冻，荒无人烟，鱼虾全躲进了深水区，他独自一人，悬竿而立，苦等什么？是在等所谓的愿者上钩？沉玉看着，突然有一种流泪的冲动。他多么渴望扑上去，虔诚地扑上去，拜倒在他脚前，五体投地，心甘情愿地亲吻他那破旧的衲衣，把自己的灵魂，还原成一个纯洁得一无所有的婴儿，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他。想到这，他甚至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如同婴儿重新钻进母亲的子宫，他甚至感受到那温暖的包裹，正温情地蠕动着。一阵清风吹过，他这才回过神来，这就是昨天回到故乡时，嗅到那熟悉的山林绿色时的感受。

沉玉在意识中一次又一次地匍匐在地，顶礼膜拜，那动作像连续回放的电影慢镜头一般。可他又分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甚至没有勇气，在这个慈祥的老者面前，把那个梦想说出来。但即便如此，那场景已经让他足够激动了，还没等伸手擦拭双眼，一滴泪珠已经夺眶而出。

像是赶场般的，沉玉赶紧拧死了内心深处的那个阀门。

等师徒二人功课完毕，沉玉这才清清嗓子，上前开口寒暄。明慧将

入目。玉皇大帝，观音，关老爷，保生大帝，妈祖，彼此和平共处，各享各自的香火供奉。再向前，耳边又传来那奇怪的声音，原来清真寺里的祈祷用了扩音器。声音引起了儿子的注意，问里面说的是什么，沉玉说爸爸也不清楚，好像是真主安拉的声音。儿子又问真主安拉是谁？沉玉说是管理人死后灵魂的神。儿子一脸疑惑，人干吗要死呀？活着多好！沉玉说人都会死的，要不然人太多，世界就挤不下了。儿子立刻急了，紧紧地拉着沉玉的手，说爸爸，我不想去死，我永远不去死！沉玉笑了，说好好好，你不去死，你永远不会死。只是，死怎么不好呢？儿子撅着小嘴儿道，人一死，就只能一个人躺在那儿，没人陪着玩，多没意思呀。

儿子的几句童言稚语，看似幼稚，似乎又充满禅机，让沉玉陷入深思。永远不去死，那一定前世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上苍才会用如此残酷的刑法，来报应他。这一个漫长得没有尽头的苦役，将会是何等的可怕！

## 六

在乡下，年就是几阵噼里啪啦的鞭炮，放完了，年也就过完了。初五晚上，村里请来戏班，在祠堂唱戏，招待供在那里的列祖列宗。剧目名字沉玉没能记住，无非是些因果报应扬善抑恶的主题。那些好人，最终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幸福，那个祸害人的奸臣，最后被大火烧死。

天佛寺的那个义工也来了。沉玉看见他，笑了笑，双手合十，他也立刻微笑着还礼。沉玉突然问道，你为什么要信佛？这问题过于突兀，让沉玉自己都有些惊讶。那人却依旧笑容灿烂，说有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其中包括明慧师傅。可我没法回答，真的，我没有原因，就是信佛。信和爱一样，需要理由吗？我文化浅薄，想得到，但说不好。

锣声敲响冲断了两人的谈话。刚开始观众很多，祠堂显得很是拥挤。幸亏祖宗都挂在墙上，不占多少位置，否则还真容纳不下。但是很快，观众就流失了大半。回头一看，站着的全剩些老年人，年轻人和小孩子全都一哄而散。儿子不用说，早就跟人野去了，天佛寺的那个义工也不见踪影。寺里关门想必也是有时限定的。父亲倒是还坚守在岗位上，但眼皮却不听使唤了，想必是昨夜没有睡好。

不知为什么，沉玉又看到了那片枯萎的叶子从枝头飘落的过程。他甚至没弄清楚，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他现在已没有精力去细究这些，只是一直沉溺于自己的精神旋涡之中。但这并非因为遭受打击，产生了

翡翠指环，卷进手中的手纸，对着辽阔的田野，手指一松，那团白色，那团白色里隐藏的绿，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消失不见。

## 二

你们重新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天已经黯淡了下来。风正从车窗灌进，这时的风，已不似白天那般温柔。你惊异地发觉，你的颈、胸、腰，已经被这个男子搂出了一身香汗，顺着平坦的腹部下滑，那个隐秘的原始丛林，早已湿漉漉潮润润。那些游动的手指，那条温润的舌头，总是那么善于探索和深入，让你想起伊甸园里的诱惑的蛇。这是否是人的原罪？我是否需要救赎？你一遍又一遍地叩问自己。

夕阳隔着茶色的车窗，曲折地照射进来，早已失了灼目的光芒。现在，它呈现出一片深红色，血一样的红色，缓缓地流淌在车窗上，润湿了人的眼睛。列车已平稳地驶过那片田野，现在这里，到处是崇山峻岭和茂密的森林。暮色淹没了群山，炊烟笼罩着大地，河流、村庄、小路、湖泊，水墨画一般，模糊了轮廓。

车厢里亮起了一盏灯，那灯光如同那山谷的雾气，朦胧，还有些湿润。倦意逐渐袭来，远行的人们睡意渐浓，思绪飘浮着，游荡着，旅途渐渐安静。你主动捉住那只手，紧握在自己的手里，紧紧地贴在胸前。那狡猾的手指又开始蠢蠢欲动，隔着柔软的衣衫，揉捏你的乳房。你平缓的心跳经此一撩，又再度汹涌成灾。

就在这时，火车内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是一则寻人启事。女播音员甜美而清脆的声音，一次次说着你的名字，像是遥远的呼唤，那么急切，却没有温暖。贴在你乳房上的那只手，感觉到了你的心的疯狂跳动。他抽出来，紧紧地拥着你，给你温暖和安全。播音结束时，火车靠近一个中途小站，你松开男人的手，跳上站台，消失在人影稀疏的出口。外面暮霭沉沉，旷野幽深，尽头是一片黑色的丛林，看不真切。

在遥远的异地，梦想的神地尚未到来，幸福似乎早已迫不及待。全部的密语都会展开，谁会想到，这开端竟会是黑色的森林。

暮霭中森林似乎闭了眼睛，枝叶们纷纷垂下，睫毛一样，落满露珠。星星眨着眼睛，居住在远远的天庭里好奇张望，淡淡的辉光洒在枝梢，已惊不起丝毫波澜。在密密麻麻的树木的覆盖里，小径曲折地蔓延到深处，似乎在极力隐藏什么秘密，如同蛇走过的痕迹。夜风吹过，那些树枝